

解莊

宇津木益夫解

外篇

卷十五

Q13

704
15

門 仁 13
號 704
卷 15

解莊卷之十五

尾張 宇津木益夫天放解

外篇至樂第十八

此篇說至樂活身之術。大出於人意表。超越死生

變化。以入機出機論及本始。使前篇不_下一定之義

歸於一定矣。而後生老病死。如四時晝夜。達_上命者

不哀。觀化者無惡。一味順其自然。而不_下以私意參

和之。然後我者。長樂而長存也。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_下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

解莊

卷之十五

至樂

後世居藏

明治三十八年
十月十八日
購求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色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不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耶。若以爲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

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蹲循低蹲而順循之也。口義作逡巡誣誣趣死貌。音鏗。今爲天下定至樂存身之術無有哉三字。反詰之詞。言決有焉也。今奚爲奚據以下數奚字。正詰之詞。與屈原卜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同一意。

旨。管見曰。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為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所下所苦者。貧賤夭惡。所求不得也。富者之積財。而不得盡用。貴者之思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其為形也。外矣。慮疏矣。遠矣。烈士之不足以活身。亦猶是也。善不善。未知孰誠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蹲俟而循其所為。不爭也。夫吳子胥者。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此亦決定有誠善之道。

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未知果樂耶。果不樂耶。觀其所樂。羣集而舉趣者。誣誣然。赴死地而不止。其意如不得已。而皆曰樂趣之。吾未之樂也。非之不樂也。何者。趣死地者。似樂而反苦。吾於死生不樂。又不憂。故曰。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於是果有真樂。無有哉。此二無有哉字。深徵詰之也。其樂何如。吾以無為誠樂矣。於是說破真樂活身之術也。俗反以無為為大苦。其背馳如是。故曰至樂無樂。俗之所樂。非真樂也。至譽無譽。烈士之所爭。天非真名也。三百四十二言。無為下。以文其末。至樂。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砀乎。而無從出乎。砀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夫不知至樂活身之術者。富貴壽善。得與不得。各有苦樂之相反。而未定也。此互是之非之。無窮止也。唯無為可以定是非也。夫無為者。天地萬物之所以遂至樂得活身之術也。故曰惟無為幾存。又

說其所以然曰。無為。則天以之清。地以之寧。天地既清寧。兩無為相合。則萬物皆從無為。化生化滅。推究其所以無為者。芒乎砀乎。似無所從出者。又似無有象者。芒即混芒之義。砀即沕穆之義。或曰。曰砀芒。猶恍惚也。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職職。繁殖貌。並育並行。不相害悖也。此天地無為。而化生萬物。此乃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乃天地之合也。不無為。則不足以得至樂活身之術。其孰能得無為哉。人人當自省也。西仲云。此二段是一篇之冒。步步相生。針線甚密。無一毫滲漏。恐非莊叟所作也。

西仲動乃云。非莊叟筆。此二段實是至樂。活身之要。除之更有何要術。以針線甚密。無滲漏。為非莊叟之作。則不密。有滲漏者。莊叟之真筆耶。何言之容易也。何由解得蒙叟之深旨哉。百一言。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

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云。當與養生主。秦失三號章。太宗師子桑。戶孟之反。章參看。盆。瓦缶也。鼓之所以節音也。槩然與世人同情也。然察其始以下之文。其工夫自省處。本無生。無形。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有形。有生。亦變而之死。猶四時行也。自世俗觀之。不近人情。害義傷教。不知此種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於此矣。蓋人道之弊。溺於恩愛。天下皆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蒙叟欲救其弊。於

妻之死。直示之。以死生無變於己。利害不于於心之實地。然猶因惠子俯就曉之。唯其使惠子會得乃所以曉世人也。故曰。當其始死。我亦何能無槩然。又曰。以爲不達乎命。故止也。直說則恐驚倒世人。方便回護。以使彼不知不識。入於無情無生之境。讀此書者。不於是處着眼。更於何處着眼。不於此處認取。更又於何處尋覓矣。偃然伏而寢之貌。巨室。天地也。噉噉。喧喧也。百五十言。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颺颺然惡之。支離叔曰。

子惡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觀。游觀也。冥伯者。生死兩脫之地。崐崙者。極高之山。黃帝之所休者。知慮俱休處也。黃帝起甲子。作宮室。設軒冕。使萬姓免穴居野處。故以黃帝譬高知妙才也。夫死生無變。其行履極高。而不可以知慮計之之地位。可謂學問究竟處矣。然冥伯之丘。崐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三者。猶有處所之可指。有意思之可計。況美其所。而觀其地者乎。故設一喻。

以破之。俄而柳生其左肘也。柳瘍也。又柳瘤音通附贅也。卽身外無用之餘肉也。滑介叔雖口不言其意。魍魎然惡之。魍魎惡之之意。不言而見於面貌之象。美其所之意。既含惡而不美之意。故瘤雖無痛痒之苦。形貌異於人。此雖知冥伯崑崙黃帝之所休而觀之者。倏忽之間。為身形所倒繫。而生惡意。而況不知有真君。而一以塵垢為美。未嘗能脫生死之念者乎。支離叔曰。子惡乎。一語使其醒覺。滑介叔既在冥伯崑崙無知之地。聞此一語。其意忽然瓦解冰消。因答曰。亡。予何惡。若在衆人。則

此一語。未徹底。言是而行非也。滑介叔既與支離叔同行履。支離叔素此不具之人。滑介叔此全人。惡瘤之意易生。非同學醒之。恐陷邪徑。故有此問答。雖然滑介叔亡。予何惡之語。實耶虛耶。余未能知之。大方以為何如。請辨之。生者假借也。吾生既假借。況假此生以生生者。如塵垢乎。此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又及我。我又何惡焉。我亦在化中。生生更無可惡者。惡之又何益。久脩之士。可從此篇悟入也。八十五言。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瞋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

人間之勞乎。

新傳曰。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也。死者。一氣之暫散也。生未必無爲。而死未必有爲。未必無爲者。至樂所以缺也。未必有爲者。至樂所以全也。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王樂之言也。夫六骸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亦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爲也。有爲而與物相靡刃。則至樂安能內全。與此髑髏之不欲復爲人同也。此段言生人之累。非言死人之樂也。明眼

者辨之。因嗜欲而死。憤激而死。飢寒而死。衰邁而死。為不善之行而死。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陳碧虛云。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閒為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郭云。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豈無為而言之乎。髡然。空虛而堅固之貌。檟擊之也。從然。從容自得之意。援取也。二百二十六言。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觀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鼃。塵浮水面為鼃音繼得水土之際。則為黿。蟻

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如脫。其名為鵽掇。鵽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頤軫生乎食醢。黃軫生乎九猷。脊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尊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上文既曰。其始本無生。無形。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有形。有生。亦變而之死也。此段受上文而備言氣形生之所以變化也。生生變化。若環無

端入機出機。殆不可端倪。釋氏嘗有三界輪回。六道四生。十界衆生等之說。亦不外乎斯矣。此老實有徹見十界之眼。以爲此說自非見道分明豈能如此說得明白哉。江適云。髑髏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爲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爲物。則其更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爲空髑髏者。方且髡然有形存焉。列子獨悟一身之妙。而髑髏更閱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以其所嘗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髑髏。以明萬物之變化矣。夫萬物之

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生。因濕而生者。以含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異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如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爲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爲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運矣。陰符經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言萬物之

出機入機。亦特言人反入於機。豈不以人爲萬物之靈。獨舉以諷之哉。呂吉甫云。遊魂爲變。無所不之。則百歲牖牖何知也。剗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畏於死乎。子果歡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爲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鼈與蟻。衣陵鳥。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烏足。蟻。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棲。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鵠掇乾餘骨。斯彌食醢。頤輅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

其生各不同。黃軛之於九猷。脊芮之於腐蠶。羊奚之於不筭久竹。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爲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碧虛子曰。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頤養乎。此欲極其不死不生之理也。時列子適逢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爲鵲。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蠃爲蠃。遺類水涯。著苔

如衣。乃科斗所出。遺類山阜之上。變而為草。名曰陵舄。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無情。如山蚓化為百合也。鬱棲。糞壤也。烏足草。生水邊。藥名烏扇。一名射干。俗呼墨草。烏髭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胥生者。不可殫論。胡蝶就熱。化為鵲。初出形潔若脫。十日能飛。其沫為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彌至食醯以下。明有情之觸類而變。稽芎。爛草。腐蠶。螢也。此乃無情。化有情。如朽麥之為胡蝶也。腐蠶。生羊奚。即羊蹄草。有情復歸無情也。羊奚與不尊之久竹比合。

兩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為猯。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成變。難以致詰也。陸方壺云。攬扶也。言觸體沒在蓬蒿之中。列子扶其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之道乎。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何以滅為樂乎。故曰。若果以予為養乎。予果以女為歡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念。予與若同在大造。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化。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濕化。

者而言。得水為鹽。何以故。水為五行之初。先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免有所假借而後生。上文所謂生者。假借也。假之而後生。生者。塵垢也。大地塵垢。為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為鹽。蓋水苔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朕。其在水土相交之際。兩岸之傍。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沈綠。名為鼃蟻之衣。是曰青苔。即水鳥也。生於水為水鳥。詩所謂言采其蕒。是也。鼃與蚌。依其下以為衣焉。漸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為陵鳥。即車前草。詩所謂采芣苢。是也。多生

岸傍。又有名澤瀉者。其性利水。陵鳥得鬱棲。化為鳥足。其根化為蟻螬。而葉為胡蝶。胡蝶。胥別名也。蓋草化為蟲。質多懦弱。又生於田夫野竈之下者。得火氣化而為鳥。其名乾餘骨。此一化自鳥足來者。最為強健。而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醯。食醯者。蟻螬也。喜酸而聚醯。故曰食醯。食醯雖小。而自氣血中來。亦能以形相感。多見此蟲相尾而飛於空中。故食醯生頤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軹。黃軹生腐蠃。腐蠃生贅芮。遞遞相生蟲類也。或不作遞生說者。亦得。大率此蟲無考註。書到

此類皆閤筆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羊奚亦草名。如蕪菁。卽草藥中羊蹄根者。比合也。其根若連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蟲名。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郭註以爲俗本多誤。虞齋直謂人馬皆草名。如馬齒人參之類。不知何所本。又謂莊子故爲詭怪之名。萬古之下。受其愚弄。看他不破。審是則南華爲愚弄天下之書矣。我不愚弄天下人。不敢以此言誣先哲。直是程生馬。馬生人耳。按青寧竹根蟲也。循本云。萬載有老人。曾見一蟲。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

程豹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爲程是也。然則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涉武陵蠻。生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狼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夫二五之妙。微而漸著。轉而愈靈。人雖至貴。不應於海濱空寂之處。忽然而生。蓋造化之始。生物而至於生人。則靈秀備矣。人又反入於機。一句當須參究。其始自微物轉轉至生人。是其物固生於一機。故漸漸具靈妙而至於人。則其靈冠乎萬物。若昧却其靈而爲外物所牽倒。則其靈化而爲頑物。其游魂之所之。驢牛

肚裏無所不至。寬政中。京西太秦傍有菴居僧。本是雇夫。年四十許。而剃染云。未為僧時。擔荷過洛東八坂。時方黃昏。有陰火一團。起於前面草屋。飄飄然至後面草舍廡下。有一犬熟睡。入其口中。雇夫大怪之。竊窺陰火所出之家。有一病人喘喘然將死。自此每來往。必注目於其犬。後六十一日。而生一狗。於是雇夫幡然發志。棄妻子。剃染。此事親聞之於其僧。是目前人為狗之徵也。萬物莫不如是。故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和泉式部胎於鹿腹事。在京師寺町和泉式部誠心院緣起簿。人

術之所能知也。其狐狸之生。人不可枚舉也。天盈天地間。只是此一機。其機之動處。氣必隨之出。機者。有生也。入機者。死也。生死循環不息。養乎歡乎。何容而心乎。至於此。則不能以一毫知力著乎其間。謹以宜順其化而已。百八十八言。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

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

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此段本在列子行食之上。恐是他篇錯簡。故移此。西仲云。此段似指用世而言。攬掇於此甚。屬無謂。其文之平庸淺膚。不問而知其爲偽物也。西仲駁此段大好。方壺云。夫物有殊性。人亦宜然。齊侯之不可說。以大道者。其好惡異也。古之人不一。人之能不同。人之事亦異。知其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故求實於名。設義於適。因名求實。則無不量而入之嫌矣。因適以陳義。則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

條達而持福常在於己。曷有人惑則死之患哉。褚布袋也。綆井繩也。壇司馬本作澶。水中沙澶也。鰕音條與鰕同。白鰕魚名。饒音饒。惠呼也。聲高噪。獍也。楊子法言。饒饒者。天下皆訟也。注饒饒爭聲。雖非此篇之文。存以俟後人。三百二十六言。此篇通計千四百十八言。使人知至樂活身之術。生死不相關。而人一為外物所牽倒。則靈妙化為頑物。反復入於機胎。於禽獸腹中。實是存身脩性之要。莫尚焉。人其可不服膺哉。

外篇達生第十九

此篇使人達生命之情。而能得前篇至樂活身之術。篇中藏神守氣之論。精妙兩盡。非至人不足以當之。雖然人能脩習盡其旨。則至人未必難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余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情實也。夫達生命之實情者。能得至樂。活身之術者也。生者我形之所以爲形也。命者天之所制。人力之所不及也。故達生之情者。不以身外之物益其生。達命之情者。知其知之無如何。而不以思慮計之。死生利害。一任其去來而已。其一任其去來

非塊然束手以待自然。能安性命之情。盡己以順無假之真也。是謂之達生命之情矣。世人莫不知生之當養。而一徇物之心。存于胸中。則非真養也。夫養生必先養其形。養形必先備其物。或富貴而夭者。乃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夫有形必有生。生與形不相離。而此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其生之去來。不能却。不能止。形猶傳舍。世人偏謂養形足以存生。養形不足以存生。則奚以備物致養爲哉。雖不足爲有。不可不爲者。而不免爲之。何者。有身必有求。有求必有苦。故朝夕思饔飧。寒

暑思裘葛。俯仰思事畜。交際思往來。亦人間世之所不可廢也。若欲免形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非出家入山不與世俗交之謂。斷緣簡事。身在世間而遊心於世外之謂也。此其最難者也。所謂損之又損。至無損。而本體自然發露之義也。乃不以世情為念也。而必虛靜必恬淡。必寂寞無為。而與真道相應者是也。如是則無累。如此則正平。如是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人生之外復益生。生生之厚。此不正不平。此動之死地也。今也無累而正平。則造化亦無如他何。便不得使他死。即是

得活身之術也。故曰。更生則幾。更生乃太宗師所謂生生者不生之意。幾矣。所謂殺生者不死之意也。既是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則其不生不死。無關係於世事。無關係則遺生也。遺生則事自棄也。無棄事之跡。而其事實棄。無遺生之念。而其生自遺。故曰。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雖事不足棄。生不足遺。而生本自遺。事固自棄。故形不勞而精不虧也。形不勞者。不厚其生。不益其生故也。是謂形全矣。精不虧者。常清。常靜。常清靜故也。是謂精不虧。不虧故精復也。精復而形全。此不與天地為一。

乎。夫天地與我。本同氣機。如父母然。故氣合則聚。而形成矣。天之未始不為人。散則融而返始矣。人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體。而體不全者多矣。雖曰成始。而返於始者鮮矣。故惟形全精復之人。便能入機出機。有無死生。無往而不自得矣。如火之傳薪也。薪雖盡。而火傳而無窮也。故曰。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合一矣。精之又精者。更潑轉其地位。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人而至相天。則所謂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聖修之能事畢矣。此段句句存至理。讀者不可草草看過。二百九言。

子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一本更字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潛行不窒。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不焦也。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者。所謂乘雲氣挾日月。躡
虛凌空而優游自如也。此猶伯昏無人。登高蹈危。
臨百仞之淵。而不喘也。謂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
夫至人者神矣。純守神氣。能成身外之身。真神不
離其內。外物孰足以易之哉。此所以金石無礙。蹈
火不熱。登高不慄也。江適云。關尹以謂。至於此為
純氣之守。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
是所以為真也。彼知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
猜慮。外特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
水火豈復可近哉。唯守純氣之人。知見外滅。觀聽

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而與之為一體矣。此其所以
無入而不自得也。貌象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
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
著也。夫太素質之始。猶不及太始。又安能至乎先
哉。先者未始有物之先。造物之始氣。正胎於此。至
人乃能以真攝真。而成出有入。無之始用。若象色
而已。則未嘗能至是也。唯物物而不物於物之物
者。然後足以至乎是乎哉。其物乃是造乎不形。而
止乎無所化者也。得此物而窮之。則孰得而禦焉。
不形。即無聲無臭之謂。無所化。即離形超化。未始

有物者。至人純乎守之也。所謂不物物也。不物故能物物。知物物之非物也。此其身神兩妙。而處身藏神。非凡人之所得而知也。何如處身也。處身乎不淫之度也。何如藏神也。藏神乎無端之紀也。淫佚樂也。不淫則智巧內藏。果敢外絕。而虛靜恬淡。以處其身也。又常藏此神於淵默之地。動靜不能倪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機。而以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也。度與紀謂有所守也。無端之紀。謂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也。出入之機。莫不由此。而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也。壹純一也。能

純一其性。則其氣自養。其德自合。其謂與天合其德也。物之所造者。即天也。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德通乎天。則致虛之極。守氣之純。其天全。而其神無卻矣。物焉得而窒之。火焉得而熱之。萬物之上。焉得而慄之。故曰。物奚自入焉。言無可入之虧卻也。夫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有傷者。以迂物也。恐傷而愛其形者。神未必守。唯能守其神。則物莫之能迂矣。身亦自全。百六十一言。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還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夫醉人之於車。乘墜皆不知。神之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胸中。雖墜而疾。祇傷其形。而不傷其神。此乃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夫得全於酒者。徒以沈湎。而迷失其知耳。非以恬養知。而忘情慮也。故雖不死。而猶傷形者。疾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能須臾忘矣。若

夫真知之無知。則水火猶不能焦溺。況於墜車乎。此所以全於天。而物莫能傷也。聖人之神。蓋藏於斯也。此乃天守全。而其神無郤。故也。七十九言。復讎者。不折鎔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刃不殺人。而操刃者殺人。故復讎者。不折鎔邪。與干將也。有忮心者。之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見此。則足以知無心者之。不取忤於世也。使人人皆如鎔

解
千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均矣。何有攻戰殺戮之
亂形哉。聖人藏神於無私之天。故莫之能傷也。猶
飄瓦鏌干也。此由天守全其神無卻之道也。不開
其人之天。而開天之天。夫開天者。性之發動也。使入
之性發動。則知巧果敢。無所不至。使其天性發動。
則雖不及於天守全神無卻之地位。而無私無心
而發動。故德生也。故曰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
賊與德。唯一膜之隔。而天下平均。與攻戰殺戮。相
反。猶霄壤也。故不厭其天。常能守之。則雖見有賊
心者。而不輕忽之。而況善人君子乎。如此而撫世

則萬民皆歸德。而用其真。不亦庶幾乎。方壺云。天
以此理善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於天也。吾得此
理。以為生。而不能全之。則自輕於人也。不厭乎天。
不忽於人。將不幾返於真乎。即是至人之行。可庶
幾也。方子及云。德生。謂天德出寧。賊生。謂六賊相
攘。故天可常也。不可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七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掇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及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痾僂。曲背之人也。偃。縷。居。屢。二音。掇。株。樹木根椿也。枯樹也。斷樹也。崔譔云。乃凝於神。本作凝。以下文照之。當作疑。今從東坡更定。蜩。小蟬也。以竿黏蟬曰承。掇。手取也。累。彈丸於竿首。至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從可知矣。以是審定持竿。故能承蜩而不失。又當承蜩之時。外體欲直。內志欲寧。

身如掇株之枸。臂如槁木之枝。心一於蜩而不知蜩之外復有他物。蓋雖小技。而亦有妙理。最忌手顫。竿頭動搖。則物驚而走。總之凝定而詳審。可以得志於物矣。孔子聞其言。而喜其有迹於道。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痾僂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氣之用。凝作疑。則其自外人視之。疑於其神無卻之至人。故作疑亦通矣。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此一物。何爲而不得。丸善惡邪正。人皆莫不臨其時而顛倒也。方此之時也。人能不反側。而不下以外物易其所志。則何爲而不得乎。世人

能明此理。則神儒佛。以至百家衆技。必有所得矣。
百三十八言。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
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此亦天守全。其神無卻之喻也。觴深。至深之淵也。
津人操舟若神。能濟人於險難。蓋不慣於水者。視
深淵。則惕然震悸。唯沈溺之恐。尚何舟之能操乎。
是以熟水者可教。此忘水者數能也。若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非特忘水。抑亦忘舟也。是
以無往而不暇。游浮水上也。沒汨水中也。涉水猶
涉難馭世者。猶操舟以濟人於無難之地也。唯有
道者能輕忘世間。故出沒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
困。其於濟世也。暇矣。夫視淵若陵。視難若易。視舟
之覆。猶其車却也。其舟覆却萬方。雖陳乎其前。而

不得入其舍言萬化萬變不入乎其心也。此其心其閑暇可知也。注者射而賭物也。鉤帶鉤也。殯與潛同。矜者憐惜之意。有所惜憚則志分矣。故重外者內拙。呂註云。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卻。不足以與此。江適云。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殯而巧喪。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則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黃金與瓦甕均。則無往而不巧。此重外者。其內必拙。要之欲使學者不分其志也已。百五十五言。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

其名必極。

拔筭拔連茹之草。以為筭。謙言己不過師門糞掃
羊之人。何得有所聞。養生如牧羊。擇其後者而鞭之。
蓋羊性剛狠好草。不鞭其後者。則必有亡失之患。
不養生者。必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
如此。若直情徑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恬
退之守。則內傷外患。有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
鞭其後者之戒。高門大家也。縣薄。謂縣箔於門首。
閤閤之小戶也。夫養生者。必知乎道。知道者。必達
於理。達理者。必明乎權。故引孔子之言。以為律令。

無入而藏。蓋入而藏。則有心於止。而無心於行矣。
出而陽。則有見於動。而無見於靜矣。至人之道。卷
舒無定。動靜惟時。無心而立其中央。柴者。無心之
義。出無心於出。入無心於入。中亦無心於中也。三
者俱得。而至人之道明矣。故曰。其名必極。極之為
言至也。能於此三者體得。則至人之名必得矣。豹
與毅。內外偏脩。但失其中。不勉其所不足。故也。單
豹。則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毅。則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也。二百四言。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

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此防外。而不知防內者也。夫行塗有賊。而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多徒卒而後出。其防外可謂知矣。飲食男女之情。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懷也。父子兄弟。曾不戒之者。何哉。噫。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爲嗜欲傷其生者多矣。而人不之覺。不亦愚乎。五十二言。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戎。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人與彘內外各異趣也。詰得甚軟美。令人有深省處。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柵也。穀食曰犧。豕尾曰尻。錯。舍寘也。豚楯。畫盾。案之有縷文者。聚僂。筐筥也。或云。豚楯。如蔡邕之就座。戮被聚僂。如范睢之卷簣出棄。是也。又云。聚僂。卷簣。盛羊肉器。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死或身被戮辱。陳之

豚楯之上。寘之聚儻之中。亦甘心焉。總上二喻皆以為物害己者設。所異。晁者。何也。一句有味。百五言。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而北方之下

者。則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峩。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談詒。音熙怠。倦怠失魂之貌。又神魂不寧而誑語也。虞齊以作嘔噦之聲。西仲云。愚以為談詒皆從言。應作譫語。嚙。唔解。管見云。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

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遂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心。斯為治病之良劑歟。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有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瀉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為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則其鬼不神。忿瀹鬱結也。不足委靡不振也。夫忿瀹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諸解以忿瀹為鬱結。氣散則何

由有不足之疾。其不反之所以為不足也。鬱結氣上迫而不下。則使人善怒。其氣畜積乎下。而不上行。則為喜忘之疾。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心疾。是氣之鬱結為本。而因上下之位。各釀其疾病。皆自傷其氣。使己氣血鬱結也。非有鬼而使之也。沈水污也。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履髻雷霆。皆鬼名也。倍阿鮭蠶洑陽。皆同。蓋鬼性曖昧。其在戶內。必擇幽暗之所。而蹲踞於地下也。又至陰之氣。彌漫周匝。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竈戶隅水丘山澤。無地而不在。是理之無足異者也。不可謂孔子不

語之而廢也。按李註。諸鬼皆有形狀。髻狀如美女。而衣赤衣。倍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洸陽豹頭豹尾。罔象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畢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傍徨如蛇兩頭而文五采。委蛇。皇子所言者也。桓公所見未必是歟。此其欲霸之心。公素所畜積。故一聞此言。則輒然而笑。瞿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席卷併吞之氣。翕然勃然。何病不已。何崇不消。若皇了可謂善醫人意者矣。又按桓公萬乘之君。田而見鬼。其心真有不_下能釋然者。故談

詒而病。皇子謂其傷誠是也。急為解之。若謂無鬼。則彼已見矣。多多說在在處處皆有鬼物。猛將他心中所至願者。以一句挑動之曰。見之者殆乎霸。於是桓公便與坐談。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已此箇意思分明。迎合桓公與他發箇先兆。以誑一時。焉得不喜而笑。英雄豪傑一語投機。便肝膽相照。見非真見。兆非真兆。特欲鼓舞一時之人心。而成霸業耳。豈知九合之功。成此一語。方壺外史看莊子到此。亦發一笑。真見英雄欺人。又長一番識見。以上陸方壺所說。余亦讀之不覺發一笑。蒙叟徹

見英雄心事。以書之者耶。二百四十七言。

紀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
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
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反走矣。

雞已乎。當從列子作雞可鬪已乎。莊文脫略也。江
適云。雞。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雞爲善鬪之
畜。虛憍則傲。恃氣則凌。雖未見雞。而求敵無所不
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鬪。

曰未也。猶應影嚮。則不恃其氣。而聞聲見影而猶
應之。疾視而盛氣。有敵之者至。則致其雄毅以待
之也。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
之鬪。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
未也。其幾之後。雞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雞。其德
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雞雖竦而鳴。我不
聞其聲矣。與槁木奚以異哉。乃不爭之德。莫盛於
此。故曰全矣。天下之雞。皆莫之敵。但反走而服。若
老聃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爲絳宮。於禽
爲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飢。翱翔八表。唯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德。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陸方壺云。此亦藏神守氣之喻。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凝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試。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蜩而至於累五養雞而至於踰月。此等說話。真可印證學問。古人有云。若還生摘。下到底不馨香。此可與識者語。不可與躁士言也。八十三言。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

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故也。

張湛曰。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其險。鼃鼃魚鼃所不能游。

解義 卷之十五
大人游之自若。其性之所能也。孔子以為其人有病苦而如此。故使弟子沿流而救之。此與汨人操舟之喻頗同。吾始乎故。故猶素也。大人有通水之素。故曰始乎故。習與性成。故曰長乎性。其始乎故。與長乎性。大人自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成乎命。水旋入者為齊。水之湧出者為汨。言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沒。而不以己私與之。可以得志。生於陵而安於陵。長於水而安於水。只看一安字。皆順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陸方壺云。便是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此於行險中。等閒發出一箇

居易學問妙哉妙哉百七十言。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疑獨曰。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敔。象伏虎形。

背有二十七齟齬也。未嘗耗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枝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為一。故苦無公朝。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水形與鑠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諸解以鑠為鐘鼓之縣。兩端多有刺縷。驚若鬼神者。疑其精巧。非人所成也。蓋工人亦疑神守氣之道。而又不肯以輕試。必待三日五日七日。墮其支體。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取如成鑠之木。以加手也。或曰。

輒。輒簞之輒。不然則已四字。足以見其忘名利之一心也。此亦與上文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同一意旨也。百四十六言。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進退中繩。言直也。旋中規。使之圓驅。而如規之圓也。文弗過。言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百而反者。圓驅以百為度也。稷承魯公命而驅也。求猶責。

也。夫精神之用。廣矣大矣。雖然用之太過則竭。造父不窮馬力。蓋有見也。穆雖善御。而以百鈎責馬。故敗。蓋馬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矣。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蹶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東之所無奈何也。七十四言。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

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工倕以手旋。則其圓畫與規矩相合。而不齟齬也。陸方壺云。旋而成規。曰矩者。具言成文耳。蓋器之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與物化。而順自然之妙。不待心之稽考。而始合也。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其靈臺與物一。而不相分離也。故物即心。心即物。未嘗為物所拘擬也。故曰。其靈臺一而不桎。靈臺。心也。不桎。不被拘擬也。一則易至于桎。不桎。所以能不以心稽也。適安之至也。郭云。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是非生於

不適耳。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忘足忘要。末也。心忘是非。本也。本末兩忘。則無所不適也。陸云。使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規矣。大抵學問。最怕分心。又怕有心。分心則雜而不精。有心則物而不化。故一而不桎者。乃能入妙。看莊子到純熟處。字字句句。皆為奧旨。既說一箇化字。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化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相絕。而後謂之忘也。不離於物。而與之相適。則自忘也。故屢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腰。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時義大矣哉。然而有所

適。有所不適。非真適也。故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而真適也。真適而後。能入於化矣。此是學問。進到極處也。所謂忘與適。大有徑庭。何者。適於足者。未必適於腰。適於順境者。未必適於逆境。故惟忘適之適。而無所不適矣。此便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又須知適與忘自有先後。如人適我意。與之相處。久自忘形。忘形而後。與適相協。此始於適而忘適。忘適而不自知其適。此即無適之適。而真適也。六十九言。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

修臨難不見謂不勇。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照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

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歟。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驟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詫謂寄詫異事。以到其門。因告其志於扁子也。賓擯棄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以下至長而不宰。解

既在內篇。此皆虛靜恬淡之境。寂莫無為之道。雖為而為之。以不為也。明污自別於污俗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之義。有心求名。以自異也。弟子曰。彼固懷惑而來。非先生惑之也。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解已在至樂篇。欸。孔也。啓。開也。言所見小也。鰥鼠鷄鶡。亦借小物以鄙之也。取前篇大之語。以雜此篇。恐亦他篇之錯簡乎。西仲於此段。無偽作真等之語者。何也。世之惑者。聞至人之行。則不謂荒唐者鮮矣。蒙叟揭之示者。欲世俗悟全其生之理也。而世俗不唯不悟其理。反起荒誕之

譏。則不可遽若世俗以全生之旨者歟。扁子所歎中深寓其意者乎。蒙叟為後學盡其意。可謂深切矣。萬世之後。誰知其心事哉。噫。三百七十八言。此篇通計二千三百四十二言。謂人之所重在生。而人反不知養之。欲養而反害其生也。其語意實徹人中心。人人須熟讀以體之。若達生命之情。則至人之行。亦可庶幾也。

管見總論云。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柢。長生久

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為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於車讐者之於鑊干。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塗。在乎鞭後而戒危。說彘以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不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逃。知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

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為可重。而能警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解莊卷之十五終

